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廿三.

我們都睡了，想不到東尼居然在深更半夜回來了，更令人不解的，是甘格也跟他在一起。他把我們都叫醒，點了蠟燭，大家圍坐在工作室裡。誰都不知道他葫蘆裡賣什麼藥，但是見到他容光煥發，大家也陪著高興。沙爾索一直打著哈欠，最後老實不客氣地靠著牆壁打起鼾來。

東尼一再神秘地望著我笑，笑得我心裡發毛。大家坐定後，他清理一下喉嚨，煞有介事的說：「今天是宇宙神教沙爾瓦多分壇第一次革新會議，出席人有尼奧，秀子，朱，甘格，半個沙爾索和東尼我。」

沙爾索聽到他的名字，小眼睛張了一下，仍舊打著呼嚕。東尼繼續說：「房租繳了，朱的護身符發生了效用，律師說明後天就去找人把電燈裝起來。」

原來是為了這個，我喜歡蠟燭，有了電燈反而沒有情調。東尼又說：「好幾個答應捐款的人都去旅行了，收到的錢只夠繳房租。可是，有個天大的好消息，只要我們願意幹，不僅今後生活不愁，還夠資格辦一個孤兒院。」

說完，他望著大家不再作聲，只不時的瞟我一眼。甘格已恢復了平靜，也不斷地斜眼偷看我。

秀子很感興趣，開口說：「東尼！你……」

「東尼！你說呀！」尼奧比她更急。

「我說！我說！但是在我把話說完以前，誰都不要打岔，你們答不答應？」東尼先放話在前面。

「只要你不吊胃口，我絕不多嘴。」尼奧表示。

「你呢？」東尼問我。

「你說完了我也絕不表示意見。」想必是上次我阻止他打賺錢的主意，他今天特別要穩住我。其實，我本無意阻止別人去賺錢。如果不能志同道合，做出了有違初衷的事，我大可隨時離去，不必強迫他人和我一樣。

「好極了」，東尼侃侃而談：「今天下午募捐時，我遇到米朗達，他拉我去他家裡。不知道朱耍了什麼手段，總之，他提議要請我們這幫人給他經營一間雜貨店，條件是在三個月內由現在的不賺錢做到賺錢。當然我不敢答應，因為我們都不是生意人，而且我們不是來賺錢的。」

「可是等他把那間雜貨店的位置一說，我立刻有了一個主意，那地點在畢杜巴區，面積也很大。畢杜巴是新社區，而且全是高級住宅，附近還沒有一間像樣的超級市場。當然開超級市場要大本錢，但是也能賺大錢，我便建議由我去找人，投資個幾百萬，開一間高級的超級市場。」

我猜這是威瑪的主意，反正不論他們怎麼辦，我絕對置身事外。尼奧聽了也沒有露出一點興奮之意，但都不便打岔。

東尼繼續說：「米朗達聽了，非常高興，我便打了個電話到里約。正巧這個朋友也在找我，說巴西石油公司增資，他們買了百分之二的股份，打算進軍巴伊亞的房地產。他們一聽能在畢杜巴區找到土地，連計劃都不聽，條件都答應了。」他又開始賣關子了，望著大家，面帶得色笑著不說話。看看我們個個面無表情，他覺得沒趣，只好接著說：「我的條件是，只要生意談成，他們就捐錢給我們，辦孤兒院！」說時，他激動得面色微紅，興奮地搓著雙手。

尼奧聽得有興趣了，他習慣性地換一個姿勢，身體往前傾，左手撐著下巴。那是他專心聆聽的意思，東尼受到鼓勵，又說：「米朗達聽說要辦孤兒院，他說那根本不是問題，有一個政府辦的孤兒院，一直找不到理想的管理員。以我們的條件，只要願意，隨時都可以去。他不管我們怎麼辦，只希望我們先幫他把雜貨店的事辦好。」

「詳細情形明天再談，我回來先徵求大家的意見。還特別把甘格找來，他表示贊成，現在全看你們的了。」東尼說完，很戲劇化地做個手勢，然後端端正正的坐著，一副準備接受審訊的樣子。

我說過絕不表示意見，事實上也無意見可以表示。他們如果贊成，我準備一走了之。如果談不妥，也與我不相干。秀子有些心動，看著尼奧不語。

尼奧盤算了一下，說：「這件事，依我的看法，除了你，我們誰都幫不上忙。只要你不擔誤功課，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。只是政府那個孤兒院，我倒希望能談一談。朱，你看如何？」

東尼接下去說：「其實這不會擔誤功課，米朗達拉攏我們，完全是為了威瑪。後來因為他這塊地，正好在巴西石油公司的計劃區內，才演變成這個局面。這件事成不成，不在於里約方面，而在於米朗達的態度。所以我希望朱出面，由我來出主意，保證不牽連威瑪。這是為了大家的修行，相信朱不會太自私的。」

大帽子給我戴了不少，我仍然聳聳肩，未置可否。

「你這算答應吧？」東尼緊逼不捨。

「我說過絕不表示意見。」我忍不住表示了意見。

「米朗達並沒有提到你，威瑪的事我也只是猜測。你也不必做什麼，僅僅明天出席一下，表示我們團結一致。看在那些孤兒的份上，救救人也應該的。」

想不到東尼還會統戰，尼奧沒有說話，秀子和甘格則充滿期待的望著我，他們都急切地需要安定的生活。這原本就是個永恆的矛盾，要追求真理，就得不到安定。就以宗教為例吧！哪個教會不是成功的企業機構呢？沒有企業的支持，那麼多的神職人員，又怎樣為子民服務呢？

正因為宗教解決了這個矛盾，所以宗教不再是真理的追尋者，而成為社會秩序的穩定力量。我們這些迷途的羔羊，在還沒有開始起步之前，就已經嚮往安定的人生，我們究竟在做什麼？為了傳揚宇宙神教？增加一種信仰的選擇？藉著各種慈善事業及社會福利，以供靈魂贖罪？

我沒有那麼多高貴的理想，我祇想瞭解宇宙的真相，就算是做不到，也是我的目標。這一剎，我悚然了，個人是人類的縮影，人生也只是生命的局部。連這些自命追求人生真理的人，都會這樣輕易地投向他們所反對的陣營，是否這就是人生的真實？

好在，我還有這份覺及悟，只要我繼續追求下去，管別人作甚？我不能以我的一生來窺覷人類的規律，正如同不能以嬉皮的生活來體驗整个人生。到底，這種生活只是一種獨特的方式，一個人生的片斷而已！